

多元文化视角下英文电影对高职学生英语素养的影响

■文/杨丽娟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多元文化交融成了时代的常态,英语作为跨文化沟通的主要媒介,其素养的培养成了高职教育的主要目标。高职英语教学重在实用性、应用性,打破传统课堂的局限性,融入多元文化元素,是提高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英文电影是多元文化直接的体现者,它把不同的国家的语言习惯、价值观念、文化内涵浓缩在其中,可以真实地再现语言场景,也可以传递出多元文化。本文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出发,研究英文电影对高职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的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所起的作用,为高职英语教学改革和学生英语素养的提高提供参考。

一、多元文化视角下英文电影对高职学生英语素养的影响

(一)助力夯实语言基础,提升听说应用能力

从多元文化角度来说,英文电影呈现了各种国家、地区真实语言场景,即日常对话、职场交流、文化表达等各方面的语境,突破了传统高职英语教学中单一的语言输入模式。相比课本中标准化的语言材料,英文电影中的口语表达更具有实用性、灵活性,包含地道的俚语、语气词和句式结构,可以帮助学生摆脱“哑巴英语”的困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表达差异,使学生在聆听、模仿的过程中,不仅能提高听力敏感度和口语流畅度,还能掌握符合文化语境的语言运用技巧,夯实英语语言基础,符合高职英语重在应用能力培养的核心目标,促进学生语言能力和文化认知的同步提高。

(二)渗透多元文化内涵,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

英文电影是多元文化的“活载体”,它所包含的各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礼仪习俗等文化内涵,与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素养的培养需求不谋而合。学生在观看英文电影的时候,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差异和共性,中西方在人际交往、节日庆典、价值追求等方面的不同,从而打破文化偏见和认知局限。

限。高职教育重视培养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应用型人才,英文电影用具象化的故事情节来让学生在理解语言的同时,去探究文化背后所隐藏的逻辑,学会尊重多元文化、包容文化差异,逐步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敏感度和适应能力,为以后参与跨文化交流、适应职场多元环境打下基础。

(三)激发英语学习兴趣,强化自主学习能力

多元文化视角下,英文电影用画面、情节来承载语言学习和文化体验,很好地解决了高职学生英语学习兴趣不高的问题,使学生在学习中体验到了语言学习的乐趣。相比枯燥的课本讲解和语法训练,英文电影包含着各种题材、不同文化背景的内容,可以满足不同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在轻松的氛围中接触英语、使用英语。同时为了更好地理解电影中文化内涵和语言表达,学生会主动去查阅相关文化资料、积累词汇句式,自主探究的过程不但可以提高英语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符合高职教育以学生为主体、注重能力培养的教学理念,实现英语素养的长效提升。

二、多元文化视角下英文电影在培养高职学生英语素养中的应用

(一)筛选合适电影素材,搭建学习桥梁

在多元文化视角下,英文电影素材的选取是提高高职学生英语素养的基础,要兼顾文化多样性和高职教学实用性。筛选时要结合高职学生专业特点和英语基础,选择题材丰富、文化内涵丰富、语言难度适中的影片,包括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场景,如职场类影片展示商务文化、生活类影片展现日常文化、历史类影片传递传统底蕴等,避免选择文化单一、语言过于晦涩的内容。同时需要对素材进行针对性的处理,将教学与教学目标相契合的片段,标注出其中的文化知识点和地道表达,把多元文化元素与语言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

通过适配的电影素材,使学生在接触英语的同时,直观感受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性,打破文化认知的局限,为以后的语言应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打下基础,符合高职英语“实用性、生活化”的教学导向。

(二)设计分层教学活动,提升语言文化素养

根据多元文化视角,考虑到高职学生英语基础参差不齐的特点,用英文电影设计分层教学活动,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达到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的双提升。基础层以语言基础巩固为主,设计词汇积累、句式模仿、听力训练等简单活动,让学生通过观看电影片段来积累地道的口语表达、常用词汇、固定句式,纠正发音、语法错误;提高层以语言应用为主,设计情景对话、角色模仿、台词复述等活动,引导学生模仿电影中的语言语气、表达习惯,把所学语言知识应用到实际交流中;提升层以跨文化交际为主,设计文化讨论、主题分析、观点阐述等活动,引导学生结合电影内容,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差异、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深入解读文化内涵。分层教学活动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提高,语言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素养得到协同发展。

(三)融入文化解读环节,强化跨文化认知

从多元文化角度出发,培养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素养是英语素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英文电影的应用过程中加入专门的文化解读环节,使学生对电影中多元文化元素有更深入的理解。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电影片段,系统地讲解其中的文化知识点,即西方的节日习俗、礼仪规范、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与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对比,引导学生尊重文化多样性、包容文化差异。引导学生去探究电影背后的文化背景,鼓励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发表自己的文化见解,培养学生的文化探究能力。另外,根据高职学生职业需求,重点讲解职场相关多元文化知识,即不同国家商务礼仪、沟通方式等,使学生在提高语言能力的同时掌

握跨文化交际技巧,避免因文化差异造成的沟通障碍,为今后进入职场、开展跨文化交流做好准备,体现高职教育的应用型特点。

(四)完善评价反馈机制,保障应用效果

为了保证英文电影在高职学生英语素养培养中起到的作用,需要建立完善的评价反馈机制,从各个方面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价,从而达到应用效果长效性。评价主体要多元化,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互评相结合,全方位体现学生语言能力、文化素养、学习态度;评价内容要兼顾语言应用和文化认知,评价学生听力、口语、词汇积累等语言基础的同时,也要评价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文化解读能力、探究能力;评价方式要重视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在电影观看、教学活动中的表现,终结性评价可以通过口语测试、文化论文、情景模拟等形式来检验应用效果。同时建立及时的反馈机制,教师根据评价中发现问题调整电影素材筛选、教学活动设计等环节,学生根据反馈优化自身学习方法,形成应用、评价、反馈、优化的良性循环,充分发挥英文电影在英语素养培养中的应用价值。

总结

综上所述,多元文化视角下的英文电影是承载多元文化、传递地道语言的重要载体,在高职学生英语素养的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其应用可以打破传统高职英语教学的局限,也可以实现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的协同发展。在实际教学中要根据高职学生专业特点和学习需求,灵活运用英文电影资源,不断优化应用策略,充分挖掘其多元文化价值和语言教学价值,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素养,培养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推动高职英语教育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文本隐喻与修辞机制

■文/米丽萍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以荒诞—治愈为核心修辞脉络,借欲望异化、知识异化、历史倒错的荒诞书写,搭配救赎、守护、生命延续的治愈修辞,形成独特文本修辞机制,并且其背离了宫崎骏商业片常规现实主义逻辑模式,意象符号晦涩复杂、隐喻密度极高,具备强烈的个人修辞表达与作者化书写特征。

一、欲望隐喻：荒诞叙事的修辞根基

宫崎骏作品以民俗意象、万物有灵、神话融合为文化基底,始终围绕人与自然、本土文明与全球化冲突、国族身份追寻等隐喻母题展开。宫崎骏的新作《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表现出一种与“宫氏巅峰之作”中商业片典型的现实性事理逻辑模式”相悖的特性。影片中的各种意象和符号相较于他的其他作品而言都是空前晦涩与复杂的。在这趟旅程之中,宫崎骏正面书写各种由欲望引发的荒诞,以及丧失了伦理判断的知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借此提出他的叩问。

牧真人的亲缘错位、丧母创伤、时代负罪感,构成人物内在心理隐喻,此外,战争、加害者身份的道德困境,形成时代伦理隐喻,双重隐喻共同构筑文本的荒诞底色。战争与母亲的死亡从两个层面勾勒出牧真人的处境。而夏子所在的乡下却以一种另类的形式再度建构了牧真人的身份。在这里,战争掩盖起它的正面形态,仅留下短缺的物资、不断运转的工厂和镇子街道上游行的军人;死去的母亲也被活着的继母所取代,二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更是为牧真人创造出一种错位感(例如夏子与火美在容貌上的相似)。于是,牧真人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形成了一种微妙疏离关系。这种疏离会召唤人物在欲望层面上的匮乏之感,为异域世界的到来提供必要的心理基础。

战争与母亲的死亡规定了牧真人在欲望层面上的诉求,但这两项事实在逻

辑上的因果关系与在时空上的并置关系却从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牧真人欲望的正当性。他的母亲死于空袭引发的火灾当中,而他所处的日本却无法以这场不义的战争为缘由,为光美的死亡赋予一种纯粹的受害者的身份。从历史伦理的角度出发,被军国主义裹挟进战争当中的普通个体既不可能运用法西斯主义的措辞来为自身开脱,又不可能将战争带来的创伤进行脱敏化的处理。因之,普通个体的悲伤由于加害者国民的身份失去了道德上的合理性。

在这种道德规范与内心情感的冲突之中,《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所展现的异域世界便展现出空前的晦涩与荒诞。晦涩是基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回避姿态,而荒诞则是基于一种历史性的倒错。而异域世界并不是一个超然于现实、与现实无涉的存在。异域世界不过是实在与想象的鸿沟在象征界中的一种投射。牧真人用石头击伤自己脑袋的行为也正是无法面对与处理这种晦涩与荒诞的必然结果。在经历了异域世界的崩溃之后,牧真人终于意识到对晦涩与荒诞的逃避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罪恶之举。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前提便是接纳与肩负这负罪感,构成人物内在心理隐喻,此外,战争、加害者身份的道德困境,形成时代伦理隐喻,双重隐喻共同构筑文本的荒诞底色。战争与母亲的死亡从两个层面勾勒出牧真人的处境。而夏子所在的乡下却以一种另类的形式再度建构了牧真人的身份。在这里,战争掩盖起它的正面形态,仅留下短缺的物资、不断运转的工厂和镇子街道上游行的军人;死去的母亲也被活着的继母所取代,二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更是为牧真人创造出一种错位感(例如夏子与火美在容貌上的相似)。于是,牧真人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形成了一种微妙疏离关系。这种疏离会召唤人物在欲望层面上的匮乏之感,为异域世界的到来提供必要的心理基础。

二、知识隐喻与伦理修辞：文明异化的批判表达

知识是一种对世界的经验性认识,同时也是一种秩序体系的代言人。通过将其与死亡并置,影片隐晦地表明了潜藏在看似客观中立的知识中的危险、隐患与异质性事物。从天而降的塔楼象征的是以西方为中心向边缘扩散的现代秩序,而现实—塔楼—异域世界在空间上的递进过程实际上构成了一条知识的输送链条。“启蒙精神消除了旧的不平等和不

公正,但同时又又在普遍的中介中,在所有存在和其他存在的关联中,使这种不平等长驻永存。”西奥多·阿道尔诺的这番论述指明了理性与启蒙精神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创造另一套与神话相仿的统治秩序,激发人们盲目地崇拜。

父辈形象作为工具人的隐喻:追逐工业发展、服务战争机器、缺失伦理反思,隐喻脱离善与伦理的理性文明的异化危机。作为空间当中的制高点,塔与其他低矮的建筑物天然地便会形成一种权力关系。牧真人在追逐塔塔时因洞穴的狭窄无法更进一步,牧真人的父亲牧胜一配备了武士刀(一种日本本土文化的象征物)、携带着家仆、怒气冲冲地朝着塔进发时却遭遇了风暴般的鸚鵡。人与塔的这种关系似乎暗示着塔及异域世界储藏的知识是不可触碰与不可获取,令塔与人相互隔绝的真正原因是一种历史性的遗忘。外来者的牧胜一并不知晓塔的存在。他醉心于工厂的事业,将工厂放不下的产品运回家中,对儿子夸耀乘坐小汽车上学会带来的“面子”。因此,他的角色隶属于世俗的那一方,不具备通灵与幻想的资质与血脉,魔幻、神秘的异域世界与他是绝缘的。而工厂、汽车、基于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显然是明治维新之后的产物,也是塔所隐喻的知识在日本辐射的后果。牧胜一承接了塔的知识在社会引发的种种后果,却遗忘了这些知识的起源。

光美(火美)巫女形象:以守护、善念、牺牲为修辞载体,对抗知识异化与时代荒诞,重构伦理价值。在死于战争以后,牧胜一与光美的妹妹夏子再婚,并拥有了一个新的孩子。母亲的死亡对应着父亲爱欲的消亡与转移,继而取消了哀悼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同时也导致了牧真人知识的缺失(因为父亲从不曾解释过一切,牧胜一只是将现状交付给牧真人,再转身离去,投入到他的工厂事业当中)——他徒劳地偷窥夏子与牧胜一的亲密接触,最终只能悄无声息地归返房

间。他既缺乏对应的知识与话语来回击学校内的同学,也缺乏对应的知识和话语来对抗父亲的移情别恋,自我伤害与沉默不语由此应运而生。

夏子、腹中新生儿形成生命延续的治愈隐喻,象征新伦理、新知识、新秩序的重生,完成从荒诞解构到治愈建构的修辞闭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呈现出与宫崎骏以往作品一个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光美的牺牲。在拒绝塔主人火美的石头积木后,光美与牧真人来到了奥德赛的最后环节:返乡。夏子已得到拯救,对母子关系的重新确认同时实现了家庭伦理的梳理与国族身份的再认同。从不断崩溃的塔楼逃脱后,光美与牧真人来到了两扇不同的门前,一扇指向生存,另一扇指向死亡。光美的返乡就意味着她的死亡,而牧胜一对异域世界产生渴望的最初缘由便是母亲依然活着。在异域世界的旅程中,他将夏子接纳为自己的母亲,但这却并未取消光美的母亲身份。也就是说,拯救母亲这一初始目的在影片的一刻走向了分裂:他虽然拯救了夏子,却并未能拯救光美。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隐喻是空前晦涩的,潜藏在塔内的异域世界可视作日本的一个缩影:与现实的日本一样,它也是一个被大海包围的世界。巨石、塔楼、苍鹭、鸚鵡、鸚鵡等意象以隐喻的方式对抗着历史性的健忘,让那个终极问题浮现:即便处于那样的年代,但你是否真正想活出的是怎样的人生?

(作者单位:韶关学院)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下日语专业课程思政改革的研究探索”(编号:2020GXJK065);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国家对外宣传战略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日译风格及国家形象塑造研究”(编号:2022GXJK029)的阶段性成果。

《海洋奇缘2》：突破冒险类型片的续写困境

■文/俞忻怡

《海洋奇缘2》与前作《海洋奇缘》同样采用的是“英雄之旅”的剧作模式。为了避免文本单调、意义重复等续写作品常见的困境,《海洋奇缘2》对“英雄之旅”的三个环节进行了更新式处理。在行为动机上,影片着力描绘莫阿娜和族群间的亲密关系而非冲突;在行动本身上,影片着力凸显行动主体的多元化、行动细节的丰富化;在行动后果上,影片着力刻画莫阿娜的人格升华以及其与前作迥乎不同的成长归宿。

一、“英雄下定决心”：动机的差异化

英雄的旅程注定会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这些未知和不确定性使得英雄所踏上的旅程充满了看点,也令其境遇呈现出与其所处的日常环境迥然不同的特点。一是人物与社群关系层面上的差异决定了英雄内心之旅的差异。在《海洋奇缘2》中,莫阿娜的叛逆气息一扫而空。在影片开头,她处于某个不知名小岛的山峰上,面对大海吹响海螺。随后,她发现了不属于她族人的造物,也因此变得兴奋起来。当莫阿娜回到家乡的海岛之后,岛上的所有族人都以狂热、激情的歌舞迎接她。在《海洋奇缘》中,莫阿娜容纳的是与她意见相抵触的族人,这些族人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而存在;而在《海洋奇缘2》中,莫阿娜容纳的是面目更加具体、形象更为鲜活的族人,这些族人以差异化的个体的形式而存在。二是人物的“外部之旅”也面临着相似的变革。在《海洋奇缘》中,神具备着两面性,毛利既古道热肠,又贪心鲁莽,虽于既能够带来毁灭,又能够带来生机,因此,主人公“外部之旅”的核心在于调和矛盾;而在《海洋奇缘2》中,整个故事存在着一个绝对的反派:天神纳罗。纳罗的目的是让所有海岛部落都陷入各自为营、逐渐衰亡的困局之中。因此,人物的“外部之旅”的核心在于消灭矛盾。调和矛盾和消灭矛盾的动机差异使得两部影片的走向截然不同。在《海洋奇缘》中,虽然人物最终达成了拯救族群的目标,但他们所依赖的仍然是神的迷途知返,或者说幡然醒悟。在《海洋奇缘2》中,因为天神纳罗是纯粹的邪恶反派式的存在,英雄也便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存在:他们并不依赖于某个外部力量来施以援手,而是凭借自己的勇气、智慧与能力来战胜强敌。

第二,该片将人物的行动与更为广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达成了对世界观的再塑造。在《海洋奇缘2》中,人物行动的目标是为了使无数的海岛部落实现互联互通。甚至,影片还借助打破“第四面墙”的方式来使影片中的人物同观众发生对话,通过这种暴露电影世界观内核的方式,《海洋奇缘2》将被天神纳罗所隔开的其他海岛部落和观众并置。在影片的结尾,当莫阿娜触碰到莫图努伊岛、天神纳罗的诅咒消失之后,其他海岛部落的航海家与寻路人出现在影像之中,这一幕也可以视作身为观众化身的航海家为莫阿娜的英雄身份加冕。

第三,该片对莫阿娜进行了“升格化”的处理。从影片的叙事意义上来看,莫阿娜的复活使得她的“英雄之旅”趋于完整,影片也借助这一桥段实现了情感的跌宕和情节的起伏,观众的紧张情绪也在此刻达到了高潮;从影片的人物塑造这一层面看,莫阿娜的复活无疑标志着其人格的更新,“寻路人”的称号赋予了莫阿娜为其族群寻找道路的使命,却也使她陷入只走既定路径的困境当中。死亡与复活的仪式实际上标志着莫阿娜对“寻路”的态度转变:从前,她依据智慧的方向行动;此后,她将依据自己的判断来行动。

二、“行动本身”：旅途的差异化

为了将影片中的冒险叙事与前作形成一种差异化的关系,《海洋奇缘2》做出了以下改变。首先是行动主体的改变。在前作中大显神威的莫阿娜和毛伊不再是唯一能够造成局面改变的人。影片所描摹的英雄形象也从点状延展为面状,乐托负责造船和修船、莫尼负责文化意义上的转译和传达、凯莱负责种植农作物,这种设定使得每个人物都承担着不可被取代的行动功能。除此之外,该片在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呈现出某种性别均衡的考量。从事技术型工作的是女性乐托,她以活泼、灵动的姿态发挥自己的才干,与固有观念中严谨、刻板男性技术者形象构成了明显的差别。其次是行动历程的转变。经过了归还女神之心的“英雄之旅”的洗礼,莫阿娜转变为一种导师式的存在。她以充满感染力的歌声和舞蹈使众人达成了对本次旅途的重要性的群体认同,并成功地让他们各司其职。导师和英雄身份的叠加使得莫阿娜在旅途的前半段更多地充当着精神领袖的角色,而这种设定也使得莫阿娜经历了英雄的“再启蒙”。最后是行动细节的转变。在《海洋奇缘2》中,克服难题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当莫阿娜一行人遭遇

卡卡穆拉之时,发挥重要作用的是莫尼的知识底蕴和翻译本领:他将卡卡穆拉的意图告知众人,充当着沟通的桥梁;当莫阿娜一行人在莫图努伊岛附近被紫色的雷电困住堵截时,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乐托的技术素养:她提出割掉桅杆,改变风帆的运作模式,从而令船只的行进速度更快。这些行动细节的扩充使得《海洋奇缘2》的冒险历程更加丰满,为观众提供的趣味性也更加丰富。

三、“行动的后果”：归宿的差异化

第一,运用“英雄之旅”的模式来创作剧本的《海洋奇缘2》,其人物行动的后果以及人物成长的归宿必须与前作存在本质区别。影片采用了与前作《海洋奇缘》截然不同的成长叙事。《海洋奇缘》秉持的是一种反“社会化”的叙事态度。莫阿娜对以族长父亲为代表的族群意志的忤逆,以她冒险行动的成功告终,这意味着,掌握着话语权的长辈们并不往往是正确的。在《海洋奇缘2》中,莫阿娜与其所处的族群并不存在根本性质上的矛盾和冲突,莫阿娜的形象不再是一个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英雄,而是一个依据族群文化的既定法则行事的、合格的“成人”。

第二,该片将人物的行动与更为广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达成了对世界观的再塑造。在《海洋奇缘2》中,人物行动的目标是为了使无数的海岛部落实现互联互通。甚至,影片还借助打破“第四面墙”的方式来使影片中的人物同观众发生对话,通过这种暴露电影世界观内核的方式,《海洋奇缘2》将被天神纳罗所隔开的其他海岛部落和观众并置。在影片的结尾,当莫阿娜触碰到莫图努伊岛、天神纳罗的诅咒消失之后,其他海岛部落的航海家与寻路人出现在影像之中,这一幕也可以视作身为观众化身的航海家为莫阿娜的英雄身份加冕。

第三,该片对莫阿娜进行了“升格化”的处理。从影片的叙事意义上来看,莫阿娜的复活使得她的“英雄之旅”趋于完整,影片也借助这一桥段实现了情感的跌宕和情节的起伏,观众的紧张情绪也在此刻达到了高潮;从影片的人物塑造这一层面看,莫阿娜的复活无疑标志着其人格的更新,“寻路人”的称号赋予了莫阿娜为其族群寻找道路的使命,却也使她陷入只走既定路径的困境当中。死亡与复活的仪式实际上标志着莫阿娜对“寻路”的态度转变:从前,她依据智慧的方向行动;此后,她将依据自己的判断来行动。

第四,该片在对结局的处理上也与前作有所不同。在《海洋奇缘2》中,作为一切危机的始作俑者的天神纳罗始终不曾出现在正片中以具体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莫阿娜虽然达成了抵达莫图努伊岛的目标,但天神纳罗却并未被打倒;其次是妹妹这一角色占据大量戏份。莫阿娜的凯旋解除了海岛部落所面临的危机,同时也令海岛部落拥有了全新的可能性,即便是彼此之间相互联通。影片运用莫阿娜的妹妹西美娅的视角来见证这一全新的可能性,姐妹关系也由此指涉着某种意义上的传承关系。

综上所述,《海洋奇缘2》通过对行动动机、行动本身以及行动后果这三个维度的叙事更新,书写了与前作不尽相同的“英雄之旅”。影片最后为系列电影故事的延续提供了叙事上的动力与结构上的可能性,天神纳罗的“隐而不显”为人物的下一次冒险之旅提供了契机。“海洋奇缘”的故事或许还将继续,而冒险类型片也必将映射着新的时代风貌。

(作者单位:天津传媒学院)